

论著·临床理论与方法

基于气化理论探讨清瘟败毒饮方证核心病机与组方思路

苏宇情¹, 李晓凤², 丛紫东², 都芮¹, 宋博涵¹, 周德颖¹, 杜武勋²

(1.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 300383; 2.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天津 300150)

【摘要】 气化理论是中医学认识人体生命活动规律、了解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指导思想。基于气化理论, 通过考证著作、整理文献、逻辑分析, 认为清瘟败毒饮方证的核心病机为火气独胜, 胃虚受毒, 气失枢转, 五脏气化失常, 燔灼十二经。其组方思路为清胃气以斡旋枢机、降逆火以平衡升降、滋肾水以生津化源。因此, 清瘟败毒饮虽为治疗热疫的名方, 但其应用范围不应局限于热疫以及疾病的毒炽气血阶段, 而应推而广之, 凡是存在火气独胜之证, 均可依据本方思路施治。

【关键词】 气化理论; 一气周流; 清瘟败毒饮; 火气独胜; 胃虚受毒; 斡旋枢机

【中图分类号】 R28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0257-358X(2024)10-1058-05

DOI: 10.16295/j.cnki.0257-358x.2024.10.002

Discussion on Core Pathogenesis and Prescription Ideas of Qingwen Baidu Decoction (清瘟败毒饮) Based on Gasification Theory

SU Yuqing¹, LI Xiaofeng², CONG Zidong², DU Rui¹, SONG Bohan¹, ZHOU Deying¹, DU Wuxun²

(1.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300383, China; 2.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300150, China)

Abstract The gasification theory is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understanding the regularities of human life activities and the regularities of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diseas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gasification, through researching textual works, sorting out the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core pathogenesis of syndromes treated by Qingwen Baidu Decoction (清瘟败毒饮) is fire qi hyperactivity, stomach deficiency and being poisoned, qi pivot dysfunction, five viscera gasification disorder, and scorching of twelve meridians. The ideas of its prescription are clearing stomach qi to mediate the pivot, descending the reversed fire to balance the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nourishing kidney water to promote fluid production. Therefore,

【收稿日期】 2024-04-1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82004329);天津市中医药管理局天津市名中医传承工作建设项目“杜武勋天津市名中医传承工作室”(批文号:津卫中[2022]303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杜武勋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批文号:国中医药发[2022]75号);天津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编号:2019SK025)

【作者简介】 苏宇情(1998—),女,河北唐山人,2021年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心血管疾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五运六气理论与临床应用研究。邮箱:syq15383158502@126.com。

【通信作者】 杜武勋(1961—),男,山东威海人,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心血管疾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五运六气理论与临床应用研究。邮箱:2515255836@qq.com。

although Qingwen Baidu Decoction is a famous prescrip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febrile diseases, its application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febrile diseases and the stage of burning qi and blood of the disease, but should be extended. Whenever there is a syndrome of fire qi hyperactivity, it can be treated according to the prescription ideas.

Keywords gasification theory; circular flow of qi; Qingwen Baidu Decoction; fire qi hyperactivity; stomach deficiency and being poisoned; mediating the pivot

治疫名方清瘟败毒饮是由清代温病学派名家余霖所创制,是其学术思想的集中体现。该方载于余霖著作《疫疹一得》,此书汇聚余霖医学思想精华,为余霖参合运气、结合临床经验所著。笔者通过考证古籍发现,该书开篇便旁引“六十年客气旁通图”“运气便览”等内容,且余霖提出的“运气致疫”思想也与气化理论中的“天人相应”“天人一气”等理论密切相关。由此可见,余霖深受气化理论影响,其所创清瘟败毒饮也理应法从气化理论。因此,本文基于气化理论探讨清瘟败毒饮方证核心病机与组方思路,分析余霖组方用意与用药特色,以期为该方的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1 清瘟败毒饮组方思路争议

1983年冉小峰^[1]主编的《历代名医良方注释》提出清瘟败毒饮是由白虎汤、黄连解毒汤、犀角地黄汤等方化裁而成,对业内解读本方方义产生重要影响。然而,1985年张玉连^[2]指出,《历代名医良方注释》中的多数方剂未能从原著引证,甚至差异巨大,贻误甚多,其中清瘟败毒饮的方义注释便未能引证原著。当前中医学界对清瘟败毒饮的解读仍普遍从“气血两清”角度入手^[3-4],鲜见援引原著方理之举,但近年来渐渐有学者反驳本方从“气血两清”立意的观点,指出本方中石膏用量远大于犀角、牡丹皮等清血分之药,且白虎汤与犀角地黄汤的占比及重要性并不对等^[5],其量效关系不符合“气血两清”之说。这种从药物量效与拆方占比角度驳斥“气血两清”的方法,对探讨余霖组方本意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缺乏对制方者学术思想的剖析,不利于深入研究该方的组方思路。

笔者通过考证著作后发现,余霖从未着重强调本方从“气血两清”入手,反而用大量笔墨来论述“毒炽五脏,燔灼经络”的临床证候与机制,由此可见,余霖制方的立足点是热毒对脏腑经络的戕害,并非后世重点解读的“燔灼气血”。此外,余霖本人评价清

瘟败毒饮时,言明其为“十二经泻火之药”,且书中记载牡丹皮“清肝经之火”、犀角“泻心肺火”,并未提及二者“清血分”之用,反而立足于清脏腑之热。原著中对“清血分”的描述主要在临证加减中体现,如用大青叶、紫草等凉血消斑^[6]^[31]。由此可见,后世的“气血立方”与“拆方化裁”之说均与余霖的组方本意存在出入。

余霖生活于清雍正至乾隆年间,据史料记载,在其行医30年间,疫病流行时长为15年,且多发热疫,几无寒疫,这样的疫病流行特点与当时的值年运气高度相符^[7]。此外,余霖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出“运气致疫”“因乎运气”等观点,认为“人在气交之中,与天地相为流通”,热疫的发生与天地运气变衍为火毒密切相关,如乾隆戊子年、甲寅年热疫^[8]。余霖的“运气致疫”思想与气化理论中的“天人相应”“天人一气”观点契合,由此可见余霖对气化理论的推崇。

2 气化理论概述

《素问·天元纪大论》曰:“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中医学认为,气是天地万物萌发生长的本源,世间万物皆由“一气”演化,此即气化。气化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自然气化、人体气化与药物气化三个方面^[9]。该理论阐释了自然气化、人体气化与药物气化三者间的联系与作用,是认识人体生命活动规律、了解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关键指导思想,并衍生出以药物气化(气味升降)调节人体气化的方法。

自然气化主要是宇宙天体的运动变化对自然界气候、物候带来的影响^[9]。自然气化包括在天之风、热、火、湿、燥、寒六气之化(天之阴阳)和在地之木、火、土、金、水五行之化(地之阴阳),天地之气阴阳交感,化生万物,自然界方有寒暑差异、季节变迁,以及生、长、化、收、藏等生命现象。天人相应,一体同构,天地之气交合变化会促使人体产生一系列生理和病理变化^[10]。若天地气化失常,则自然界有灾眚之变,

人体有诸病之害。“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人相应，气是天人合一、相应的介质。人体气化以五脏之气为承载，五脏之气法象天地。人体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联系五脏六腑、四肢诸窍、皮肉筋脉，形成人身之气化宇宙，其气化形式以“一气周流”方式呈现^[11-12]，如肝主生升、心主长旺、肺主收降、肾主沉藏、脾气居中静化斡旋诸气^[13]。药物气化理论的雏形首见于《素问·脏气法时论》中的“五脏苦欲补泻”，并经后世医家张元素的“药类法象”和李杲、王好古的“药物气味厚薄升降”等理论完善，逐步臻于成熟。与此同时，历代医家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从运气角度阐释中药性味归经之理的本草巨著，如《本草经解》《玉楸药解》《本草纲目》等。中药禀天地精气化生，是自然气化的产物。中药的四气五味实际上是其所含精微物质阴阳属性的体现^[14]。中药愈病的机制便是以自身气味升降等偏性调理纠正人体气化偏颇。

通过分析人体所处的自然时空，结合四诊，可推论出疾病的发病特点、病位及其传变规律^[15]，明确人体脏腑的气化状态，进而通过中药调气愈病。自然气化、人体气化与药物气化共同构成了中医辨证论治体系中的“病因—病机—论治”主线。

3 基于气化理论分析清瘟败毒饮方证核心病机

3.1 火气独胜，胃虚受毒，气失枢转

余霖认为：“时行疫疹，未经表下，有热不一日即发者……以其胃本不虚……迟至四五日而仍不透者……非胃虚受毒已深，即发表攻里过当。”^[6]¹⁶疫疹不日即发，是由于胃气盛实，足以抵御火毒，而疫疹数日不透，是由于胃气虚弱难挡火毒，或汗下过当损伤胃气所致。由此可见，余霖在论治热疫时尤为重视胃气，并认为“火气独胜，胃虚受毒，气失枢转”是致病的关键。外感热毒时疫，多赖于肺卫之气的抵御，而余霖为何独独重视胃气？通过研读《疫疹一得》，并剖析其中学术思想，笔者认为这与余霖重视人体气化密不可分。

人体气化的正常进行依赖于中气的枢转以及五脏之气的平衡协调^[16]。人体气化运动以脾胃为枢纽，肝肺为气机升降之道，心肾为交济之端，五脏通过彼此间的生克制化关系维持人体气机的升降和谐。清代黄元御的“一气周流”学说便是对人体气化

模式的最直观阐释，如《四圣心源》曰：“脾升则肾肝亦升，故水木不郁；胃降则心肺亦降，故金火不滞。火降则水不下寒，水升则火不上热。”^[17]人体气化赖于脾胃之气的升降枢转，其中胃（戊土）为降枢，胃气者，以下行为顺，脾胃之气升降和谐，则谓“中气枢转”。

余霖重视胃气，提出“胃虚受毒”的观点，实则是在强调人体气化枢轴的重要性。胃属足阳明，以戊土而化气于燥金，为人体气化之降枢，其力能通降气火。火气者，炎上躁动，又可阻挡胃气下行，胃气与火气二者在气机升降关系上相互制约。此外，金火之间存在火胜乘金的制衡关系，胃土化气于燥金，秉承金气，自然易被火毒恣意焦灼。若火毒陷胃，则胃失其降，气失枢转，火势炎上，而“五脏六腑皆藉胃气为生”、十二经脉亦皆受气于胃，胃受火毒则五脏六腑、十二经脉无不受火毒戕害。因此，火气独胜之时，更倾向于将矛头直指胃腑，破坏人体升降之机，火动于上，水寒于下，水火失于交济，且热盛极又会耗竭在下之水源。故五脏六腑皆受病，悉以胃热为根本，胃虚受毒为纲领。

3.2 五脏气化失常，燔灼十二经脉

火热疫毒侵袭，人身之中火气独胜，胃虚受毒，则降枢不利。胃失降则心肺失降，肺金难以敛心火沿右路下潜于肾水，同时肺金又易被火气熏灼，难以制约肝木，导致肝木亢盛化火。火盛阻挡胃气通降，又兼反侮肾水，则肾水难以上济心火，亦无法涵养亢动之肝木。正如《外经微言》云：“胃多气多血之腑，其火易动，动则燎原而不可制，不特烁肺以杀子，且焚心以害母矣，且火之盛者，水之涸也。火沸上腾必有焚林竭泽之虞，烁肾水烧肝木。”^[18]⁴⁰五脏之间原有的平衡被打破，气机升降逆乱，最终导致火气独胜，土焦金灼、木亢水竭的局面。火胜失制，戕害百骸，攻冲表里，甚则扰神、动风、耗血、煎阴。余霖所言“火之为病，其害甚大，土遇之而赤，金遇之而熔，木遇之而燃，水不胜火则涸”^[6]¹⁶，即是火气独胜之时人体五脏气化失常之象。

火毒亢盛，势必由胃腑及诸脏敷布于十二经脉，为患作乱。毒火达于太阳、阳明两经，毒参阳位，则头痛倾侧；肾主骨，淫火流于肾经，则骨节烦痛；肝主筋，热毒流于肝经，冲激筋脉，则筋脉抽惕；肝属木，

四肢属土,木动风摇,木亢化火,淫于脾经,土自不安,则循衣摸床;烈毒壅遏脾经,毒火难透,则四肢逆冷;火热淫肺,金被火灼,肺金郁热,则见气长吁、胸填满而郁;大肠枯燥不润,则大便不通。以上种种,均是火热为病、气失枢转所致的五脏气化失常、经络气机不利之象。

综上,清瘟败毒饮方证的核心病机为人体之中火气独胜,胃虚受毒,气失枢转,五脏气化失常,燔灼十二经脉。

4 基于“胃虚受毒,气失枢转”分析清瘟败毒饮组方思路

在气化理论中,药物气化是以充分认识自然气化与人体气化之间的病因、病机联系为基础而衍生出的调气愈病思维。中药与人体皆禀受天地生气,因而中药能以自身偏性调整人体偏颇(或寒或热,或虚或实),调理人体气化结构^[14]。余霖为热疫专设清瘟败毒饮,目的是纠正人体内“火气独胜”,而切入点便在于恢复胃气顺行,协调五脏,平衡阴阳,使人体气机周流,火害自消。

4.1 清胃气,斡旋中土——石膏、甘草

人体气化过程中,脾升则肝肾升,胃降则心肺降。其中胃为降枢,右旋清降则金火不滞、火气下行,右路畅达。陈士铎言:“火不息则土不安,先熄火后济水,则甘霖优渥,土气升腾,自易发生万物。此泻胃正所以救胃,是泻火非泻土也。”^[18]⁴⁰清瘟败毒饮重用石膏为君,石膏味辛,气微寒,余霖谓其“寒水”。《本草经解要》记载:“石膏禀天初冬寒水之气,得地西方燥金之味,入肺胃大肠经,气味降多于升。”^[19]石膏性寒质沉,以清肃之寒主人胃经以通降胃气,涤蒸郁之热,秉寒水而不伤胃阴。此外,石膏之辛又能开通胃气,胃气开通则逆火自降。石膏一味,首重熄火,兼具济水与辛开之功,实为清泻胃火之妙药,余霖直言:“疫症乃胃受外来之淫热,非石膏不足以取效耳。”^[6]¹⁷方中甘草味甘性平以调和脾胃,使中土敦实,不被寒药热邪交争所伤。胃气清降,中土健运,枢转和谐,则火害自消。

4.2 降逆火,平衡升降——黄芩、桔梗、犀角、黄连、连翘、竹叶、牡丹皮、栀子、赤芍

脾胃居中斡旋,肝肺居左右,其中肺主肃降,肝主温升,肝肺为气机升降之通路。火气为患,阻隔右

降之机,煽动左升之机。肝左升太过易合化心火,肺右降不及易上合燥热。左右升降之机无太过或不及,则火气疏散,气机和利。清瘟败毒饮中黄芩、桔梗主入肺。桔梗味苦而辛,升而复降,能畅达肺气。黄芩苦寒入肺,能泻热下气,肺热得清,则金气清肃,火毒浊气下行无碍。犀角、黄连、连翘、竹叶主入心。犀角苦寒,张锡纯言其“能以水胜火兼入心中,以消心脏本体之热力”^[20]。黄连苦寒清心,连翘质轻味辛性凉,能清心火兼散诸经之客热。竹叶苦寒,《本草崇原》言其“秉水寒之气,清心之火热”^[21],兼生津除烦,心火得清,便无助焰刑金之虞。牡丹皮、栀子、赤芍主入肝经。牡丹皮性寒味辛,能清热平肝,助金行燥金之令以平木,故方中以其清热平肝亦为佐金平木之举。栀子、赤芍苦寒,力达肝经,专泻肝火,肝木风火得泻,则无亢动助焰之嫌。

4.3 滋肾水,生津化源——生地黄、玄参、知母

肾属水,为先天真水。陈士铎云:“水止肾脏之独有,且水中又有火也。水之不足,安敌火之有余。”^[18]³⁷火气独胜,燔灼诸脏,诸脏皆赖肾水润济,但火热盛极易竭肾水,故治疗热病时常需顾护阴津、滋养肾水,以达到滋水涵木、水火既济、金水相生的目的,这也体现了余霖“清热生津,资其化源”的思想。清瘟败毒饮中生地黄、玄参、知母三味,滋养肾水。肾水充沛,上济心火,则心火得安,肝木得养,肺金得润。生地黄味甘苦,性寒质润,配以玄参,能清热生津、滋阴泻火;玄参苦寒,《得配本草》言其“散无根浮游之火”“清上焦氤氲之热,滋下焦少阴之水”^[22]。知母苦寒质润,能清肾家有余之火,卢之颐谓其“天一所生,水德体用具备”^[23],又因金为水母,故知母亦能益肾清肺。肾阴耗竭,肾内所藏水中真阳得疫火引动,翕然浮越,疾病难愈。生地黄、知母、玄参同用,能资水之源,润济上焦心肺,涵养肝木,以免热病愈后出现严重的津伤阴亏之象。

综上,清瘟败毒饮从人体气化切入,重在清胃气以斡旋枢机,降逆火以平衡升降,滋肾水以生津化源,气机斡旋周流,则火证自消。

5 讨论

若将人体“一气周流”的气化模式比象为运转不息的车轮,当火气为患时,可先从车轮之枢轴(脾胃中气)入手,枢轴不滞,则带动四维,四维和合运转,

火气便烟消云散;继而从车轮之四维着眼,车轮之四维包含左右肝升肺降与上下心肾交济,而清肺、泻肝、清心、滋肾之举犹如拨动四维,人体气化之轮运转如常,便能恢复自身平衡稳态。质言之,治疗火气为患,可以通过清降胃气使中轴枢转、清肝肺逆火使升降不息、滋养肾水使水火交济的方法,达到阳降阴升、浊降清升的气化和合之态。因此,清瘟败毒饮不仅是治疗热疫的效验名方,还可扩展应用于治疗具有火气独胜之证的各种火热病。对于火热病的治疗,不可纯以苦寒清泻,原因是火气独胜不仅有碍胃气,更恐使人体气化之轮愈加失衡,自稳调节机制愈加崩解^[24]。清瘟败毒饮能顾胃气、存阴液,兼顾肺、肾、心、肝,清滋相合,升降相谐,与张仲景竹叶石膏汤清胃降逆、清热生津之法一脉相承。

临床运用清瘟败毒饮可不必拘泥全方,只要秉承其清胃气以斡旋枢机、降逆火以平衡升降、滋肾水以生津化源的组方思路,把握核心药物,如清降胃气之石膏,清肺气之黄芩,泻肝火之栀子、牡丹皮,清心火之黄连、犀角,滋肾水之生地黄、玄参,便可随证加减,灵活用药。

6 结束语

气和气化是中医学理论的基础。天人失和、人体气化失常是导致疾病发生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利用中药调气是治疗疾病的重要方法。基于气化理论,清瘟败毒饮方证的核心病机可概括为火气独胜,胃虚受毒,气失枢转,五脏气化失常,燔灼十二经脉。全方以清胃气以斡旋枢机为主线,通过降逆火以平衡升降、滋肾水以生津化源实现多脏并调,具有调气降火、清滋相谐、调护生机的功效特点。本方为临床治疗火热病提供了思路,凡存在火气独胜之证,均可依据本方思路遣药施治。

[参考文献]

- [1] 冉小峰. 历代名医良方注释[M].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3:143.
- [2] 张玉连. 对《历代名医良方注释》的几点商榷[J]. 中医药学报,1985,13(2):50.
- [3] 岳冬辉,苏颖. 余师愚从运气规律认识温疫防治策略的特色探析[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1,17(12):1307-1308.
- [4] 黎柳,尹周安,喻剑华. 从《疫疹一得》探析余霖论治疫疹之特色[J]. 浙江中医杂志,2020,55(7):478-479.
- [5] 黄玉燕,郑齐,陈子杰,等. 对清瘟败毒饮组方的思考[J]. 辽宁中医杂志,2019,46(7):1486-1488.
- [6] 余师愚. 疫疹一得[M]. 郭谦亨,孙守才,点校.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
- [7] 郑晓红. 余霖制清瘟败毒饮与运气的相关性探讨[J]. 浙江中医杂志,2005,40(12):512-513.
- [8] 张茂云,苏颖. 余霖《疫疹一得》应用运气辨治疫病撮要[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0,26(2):154-156.
- [9] 李晓凤,刘津,邓芳隽,等. 从气化论辨治心律失常[J]. 辽宁中医杂志,2022,49(7):64-66.
- [10] 梁嘉钰,邓芳隽,陈金红,等. 基于五脏生克制化辨证模式解读麻黄升麻汤[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22,24(1):53-56.
- [11] 李猛,马战平,刘华为. 刘华为教授五行脏腑气机气化理论及其实践意义[J]. 陕西中医,2014,35(7):889-891.
- [12] 王振国,余楠楠,王凌立,等. 从一气周流到五行脏腑气机气化[J]. 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21,44(5):50-53.
- [13] 烟建华,李翠娟. 论《内经》五脏概念的形成[J]. 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17,40(4):7-9.
- [14] 杜武勋,朱明丹,张斐,等. 中医气化论与中药愈病机理探讨[J]. 中医杂志,2013,54(13):1081-1084.
- [15] 郑晓红. 《黄帝内经》五运六气气化理论与天人合一[J]. 中医杂志,2019,60(12):1008-1014.
- [16] 裴丽敏,杜武勋,李晓凤. 中医气化理论探讨[J]. 陕西中医,2021,42(11):1586-1590.
- [17] 黄元御. 四圣心源:黄元御医书精华[M]. 孙怡熙,校注.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9:51.
- [18] 陈士铎. 外经微言[M]. 王慧如,点校.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
- [19] 姚球. 本草经解要[M]. 卞雅莉,校注.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135.
- [20] 张锡纯. 医学衷中参西录[M]. 王吉匀,点校. 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140.
- [21] 张志聪. 本草崇原[M]. 刘小平,点校. 2版.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128.
- [22] 严洁,施雯,洪炜. 得配本草[M]. 2版.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27.
- [23] 卢之颐. 本草乘雅半偈[M]. 刘更生,蔡群,朱姝,等校注.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279.
- [24] 吴伟,温敏勇,詹少锋,等. 基于中医瘟疫火热病机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辨证论治[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20,40(3):272-274.